外国政党研究

编者按：了解西方政党才能了解西方政治。英国工党是如何由工会演变而来的？100多年中，它的政策取向是如何变化的？本文告诉你。

钞票与选票：英国工党取向的变异

□孙 林

政党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持，以钞票为主要形式的政党经费既是政党生存、发展和发挥政治功能的物质保障，也是政党争取权力的重要工具，还是社会个体和组织政治参与的重要媒介。选票则是选举政治中政党竞取权力的唯一合法性资源，政党合法参与权力、执掌权力、扩大权力，都必须以量化的选票为依据。

对于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政党而言，钞票和选票这“两票”中所蕴含的金钱政治和选举政治逻辑无法抗拒，只能适应和迎合。英国工党百年政坛沉浮中的三次重大治理取向调整都源于这种适应和迎合。

去利益集团化的调整

英国工党脱胎于1900年成立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它是工会这个利益集团走出工联主义的政治成果，工会领导人最初的设想就是“把劳工运动联合为一股政治势力，它不从属于现存的任何政党，而且也将成为正在兴起的工会主义者及其他劳工解放事业的表率，以帮助他们在政治领域内协调行动”。1900年大选工会成功把2名劳工议员送进议会，但他们作为工会的政治代表所起的作用只有象征意义。直到1906年大选，劳工代表委员会获得了29个席位，在议会形成自己的党团，即工党，工会的政治影响力才初具实际意义。

此时的工党从名称、成员、选票、经费到纲领都是工会供给的，工党作为工会这个利益集团政治之手的延伸，完全依附于工会并忠实地执行工会的政治代表职能。然而，利益集团政治的局限性在1910年两次大选中暴露无遗，院外工党成员数量的大增并未完全反映到工党议席增长上，不仅如此，议席数还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工党议席由42席降到37席。这一结果不论归因于英国选举制度门槛仍然过高，还是归咎于自由党联盟热情减退，都无法掩盖工党与单一利益集团结盟的弊端，工党需要改变来获取更多的“两票”，扩大政治影响。

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工党通过新党章、党纲，明确提出要实现基础工业公有制，通过费边社的渐进方式结束资本主义，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共同体。工党在治理取向上的调整虽然仍以工会利益为核心，但跳出了单一利益集团政治的窠臼，走上了以阶级为基础有目标、有纲领、有政策的群众型政党道路。从工会到工人阶级，工党在保证基本盘的基础上，努力扩大自己的“两票”源，幸运的是，工党的这些努力又恰逢英国选举制度改革之际，努力的成果于是被改革成倍地放大了。

1918年英国新颁布的《人民代表法》把选举权进一步向中下层民众开放，这项改革使选民人数由800万猛增到2100万，占人口的75%，这其中大部分是倾向于工党的工人阶级选民；1928年英国选举制度改革又实现了男女选举权平等，改革实际上把女性选举权完全放开了，这又为工党带来了大量女性工人选民；1949年通过的《人民代表法》废除了双席选区和大学选区，全面实行单选区制和赢者通吃规则，这项改革对已经成为英国主要政党的工党同样比较有利。

持续的治理取向调整和三次选举改革使工党的“两票”资源空前增加，工党借此完成数个跨越发展。1922年大选工党得票率超过自由党成为“国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开始扮演影子政府的角色。1923年大选工党打破保守、自由两党轮流执政的传统格局，首次赢得执政机会，开始跻身于英国主流政党行列。虽然1931年工党遭受麦克唐纳辞职事件的挫折，但很快就恢复过来并在1935年大选中赢得了37.9%的选票。1945年，工党更凭借着持续的治理取向调整成果——国有化、凯恩斯的宏观调控、贝弗里奇福利国家等政策，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组建工党历史上第一个议会多数派政府。工党正是从那时开始才正式成为英国的执政党之一。

去阶级化的调整

二战结束后，随着新技术、新产业的迅速发展，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在逐渐改变，两大阶级主体结构不断解体，以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企业白领为主体的中间阶层开始崛起，政党所需要的“两票”也越来越多地向中间阶层集中，中间化成为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欧洲大陆上，社会民主党是时已经开始从意识形态、组织结构、政策纲领等方面与工人阶级解盟脱套，从阶级党转向人民党。去阶级化向中间靠拢成为欧洲政党的一种主流趋势。

中间化趋势和政党学习使英国在50年代到70年代出现了罕见的两党“共识政治”，但这给工党带来多重政治压力：一是议题引领能力下降，保守党吸纳了工党的宏观调控、福利国家等方面议题之后，工党的新议题供给明显乏力，在竞选纲领中鲜有1945年那种大刀阔斧和意气风发的魄力，在国有化方面也未提出更多创见；二是选民政治忠诚下降，“共识政治”大幅弥合了两党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差异，也让选民选择的结果不再像过去一样泾渭分明，投票流动性增强，工党传统选民流失严重；三是党员数量减少，两党议题同质化，党员对工党的政党认同在下降，入党积极性减低。

在这种情势下，工党试图用去阶级化的调整来回应压力和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工党领袖盖茨克尔提出修改党章第四条关于共同所有权的条款，实行混合经济，放弃国有化目标并将之视为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盖茨克尔积极去阶级化构建跨阶级工党的努力遭到党内和工会传统力量的强烈反对而归于失败，党章第四条遂即成为党内改革者的高压线。但此后的工党领袖威尔逊则巧妙地淡化国有化目标，隐秘地进行夸阶级尝试，他高举现代化大旗将工党治理取向引向社会财富再分配和普遍福利制度上，这一举措为工党吸引了很多中间选民，也为工党重新赢回了政权。

然而，工党去阶级化的调整远非一帆风顺，在1979年和1983年大选中工党左倾回潮，导致连续失败，但从更深层次上讲，1979年和1983年大选失败是工党在处理金钱政治与选举政治、公共利益和阶级利益关系的失败。从1964年到1987年，英国体力劳动者比重已从51%下降到36%，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人数和财富额都在不断下降，即“两票”资源都在减少，而社会中间阶层占据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控制着社会财富一半以上。但此时工党经费的98%左右仍来自工会，这一经费构成决定了工党跨阶级争取选票的治理取向调整不可能走得过远，阶级党的标签也难以长久地赢得中间阶层的“两票”，在大选中失败是必然的。

1979年和1983年大选失败的价值在于它极大地刺激了工党去阶级化的调整的决心：从金诺克到史密斯，工党从实质上完成了党章第四条的修改；降低对工会对工党领袖的投票权重；减少对工会和工人阶级的“两票”依赖；发展个人党员，向企业界募捐。这一去阶级化的调整为工党争取了更广泛的“两票”资源，并为工党走“第三条道路”奠定了基础。

去意识形态化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连续四次大选失败的工党在布莱尔的带领下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工党开始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边界，用“新第四条”取代老党章第四条，努力打造跨阶级的选举型全民党，在治理取向上肯定混合经济、市场、竞争及私营经济的作用，削弱国家对社会的直接干预，控制福利支出，建设社会投资国家。

同时，工党还进一步减少工会在党内的投票权比例，大力发展个人党员，积极吸纳社会捐赠，向工商企业界靠拢等。

这一系列去意识形态化的调整或者说以选举为中心的实用主义举措，为工党赢得了大量的“两票”资源。由于降低个人党员入党门槛，个人党员从1993年的31万增加到1997年的40.5万，3年就增加了30%。在欧洲主流政党人数普遍下降的情势下，英国工党人数强势反弹，成为“主流政党中仅有的例外”。在个人党员数量增加的同时，工党还大幅提高了个人党员党费缴纳数额，这样就同时增加了工党“两票”。再加上工党积极向社会募捐，进入新世纪，工党的党费和社会捐赠已远远超过了工会捐赠。凭借着“第三条道路”聚集的“两票”资源，工党自1997年开始连续三次赢得大选，直到2010年被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竞选联盟击败为止。

工党失败固然有选民审美疲劳、政治钟摆效应以及工党内政外交政策失误等方面的原因，但政党过度中间化造成核心选民疏离，传统“两票”大幅流失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工党过度中间化已经造成与自由民主党“两票”源相当部分重叠。对在野的工党而言，未来的选择或继续中间化与自由民主党争夺中间选民，或向左翼适度回归收拢传统选民，抑或兼而有之。

《查理周刊》事件及其诱因

□林丰民

当地时间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位于巴黎的总部遭到武装恐怖分子冲锋枪袭击。该事件至少造成12人死亡，包括2名警察和《查理周刊》的10名记者，另有11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据消息报道，死者包括周刊的主编以及三个知名漫画家。当晚，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电视直播讲话，宣布8日为法国全国哀悼日。

各方对事件的反应

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深感震惊。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加拿大总理哈珀，欧盟、土耳其等方面都对袭击事件表示谴责，阿拉伯国家联盟也谴责了这一恐怖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对7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中方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支持法方为维护国家安全所做的努力。奥巴马谴责袭击者，指出这一事件是恐怖行径，并且表示对法国的支持。他说：“我们正同法国官员联系，我已经指示官员提供任何能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的支援。”法国国家记者工会声明，这起案件谋杀的是言论自由，谋杀记者等同于恐吓媒体业，试图让媒体噤声。当天稍后一些时间，法国民众为在当日枪击案中不幸身亡的《查理周刊》工作人员举行哀悼活动。同一天，美国西雅图民众聚集在当地的法国领事馆前，为《查理周刊》枪击案遇难者举行悼念活动。



但是民间的反应呈现出不同的声音，有网友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查理周刊》就是一份极端主义的刊物，一直在挑衅穆斯林和西方世界。

《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的可能诱因

对于很多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来说，2005—2006年的丹麦漫画事件令人记忆犹新。丹麦的《日德兰邮报》为了一本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而征集插画，而后选登了12幅侮辱伊斯兰教及其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引起穆斯林世界激烈的反应。很多国家的穆斯林群众自发上街游行抗议，因群众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而导致了很多人死伤。而《查理周刊》也不甘落后，在2006年2月，转载了丹麦报纸刊登的那一组漫画，引起穆斯林世界震怒。

2011年11月，《查理周刊》刊登了一幅嘲笑伊斯兰法典的漫画。这期杂志刊发的第二天，杂志社在巴黎的办公室就遭到燃烧弹袭击，这一袭击行动显然是对杂志社提出了警告。但该杂志在接下去一期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一幅标题为《爱比恨的力量大》的漫画，画面上，一个男性穆斯林和一个男子激情接吻，口水四溅。那个男子穿着黑色T恤衫，上面写着“查理周刊”。该杂志也因此被伊斯兰团体告上了法庭。从西方人的角度看这一幅漫画表达的似乎是西方人的博爱思想，即便你用燃烧弹袭击了我，但是我还是依然“爱”你，爱比仇恨的力量大。然而，了解伊斯兰教的人都知道，穆斯林是非常厌恶同性恋的，《查理周刊》居然以此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以德报怨”，无疑是表错了情，只会惹起穆斯林更多的反感和怨恨。

2012年9月19日，《查理周刊》刊登了系列漫画，主角依然是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放在封面的漫画叫《不可触碰2》，画面上穿着黑色长袍的犹太人乐颠颠地推着轮椅一路小跑，上面坐着穿白袍的穆斯林。推轮椅的和坐轮椅的同时说“不许笑话我们!”该漫画“改编”了法国电影《不可触碰》的海报，显然是在嘲笑在法国不能批评犹太人和穆斯林（电影《不可触碰》讲的是贫穷的黑人照顾瘫痪的白人贵族，最终两个不同阶级背景的人成为朋友的故事）。

造成1月7日袭击事件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查理周刊》2014年圣诞期间刊登的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身材惹火的大胡子裸体者趴在地上，妩媚地翘着双腿，问身后瞠目结舌的摄影师：“喜欢我的屁股吗?”漫画的上方写着“那部席卷伊斯兰世界的电影”，暗指美国拍摄的《穆斯林的无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曾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广泛抗议，媒体认为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当年被杀与此电影有关。

以上两幅漫画中没有一幅明确指出那个穿白袍或裸体者形象就是先知穆罕默德，但是很容易让人们产生这个联想。

有必要对此类事件进行反思

采用极端的恐怖袭击的手段、以残忍剥夺他人生命的方式来报复自认为受到的侮辱，这种做法是不可原谅的。无论这家媒体曾经以何种方式侮辱或嘲笑了复仇者的尊严，但是，人的生命是底线。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夺取他人的生命，这是必须受到严厉谴责的。

与此同时，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侮辱伊斯兰教的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乃至恐怖主义事件，媒体、学界、政府也应该深切反思，找出问题的真正根源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有学者指出：“文艺创作自由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必须尊重宗教信仰者的感情，绝对不能嘲弄信仰者心目中最神圣的先知。这是人类社会各文化群体和睦相处的底线，一旦这条底线被破除，必会引发激烈的群体事件，并被少数别有用心者利用，煽动血腥的暴力。”如何对待文化和宗教的底线，也同样值得深思。

热点透析

从弗格森案看美国的种族问题

□张仕荣

2014年8月，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18岁黑人学生迈克尔·布朗被警察击毙。布朗被枪杀在当地引发抗议活动，并演变成全国性骚乱。11月下旬，为抗议弗格森案件中白人警察被判免于起诉，美国全国超过170个城市爆发民众抗议活动。由此引发的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讨论也屡见报端。

美国种族融合成就斐然，但同时，美国的种族歧视与族群矛盾也不可忽视。通过追寻“美国梦”成功与挫折的历史足迹可以发现，其中始终嵌套着种族因素的光环与阴影，因此美国未来发展将取决于其成功的族群融合及配套的移民政策，种族问题已成为美国所有社会现象的“路径依赖”，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美国在族群融合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

从1620年一百多名早期欧洲移民到美洲大陆，到1861年南北战争废除黑奴制度，再到1964年在马丁·路德·金的呼吁下通过《民权法案》，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多种族移民的奋斗史。

由于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缺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美国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不同族群之间的团结教育，特别是在族群融合、国民教育方面十分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为此，美国将维护国家统一的内容写入忠诚宣誓的誓言中：“我谨宣誓忠诚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忠诚于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上帝庇佑下的一个国家。不容分割，人人由此享有自由与正义。”美国还把6月14日定为国旗日（Flag Day），每年的这一天，全国各地悬挂国旗，举行仪式，进行忠诚宣誓，借此强化爱国教育。

有学者认为，现代政治意义“民族意识”的强化，是民族间冲突、民族易被群体“策划”的原因。美国一直强调美利坚民族的整体性，同时一直淡化族群意识，许多美国政要和学者一直借用“熔炉”来概括美国在族群关系方面的政策。2001年1月，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名著名华裔人士、曾当选“全美六大杰出妇女”之一的赵小兰担任美国第24任劳工部长，她在卸任时表示，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包括亚裔在内的所有有色族裔都应因此对未来感到更加乐观，美国日趋多样化，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有色族裔来说已变成一种优势。

200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所公布了关于民族自豪感的全球调查结果。在34个被调查国家和地区中，美国人排名第一。研究显示，美国公民的自豪感最强，在被问及是否更愿意当本国国民而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民时，75%的美国人表示强烈认同，是比例最高的。因此，美国的成功是族群融合的成功，这也是美国软实力的最重要展现。

美国的种族歧视暴露出其长期的社会痼疾

针对弗格森案及之后引发的抗议浪潮，奥巴马也坦承：这是一个美国问题。由于美国居民主要是由不同历史时期迁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美国的种族问题十分复杂，同时美国的种族歧视一直根深蒂固。

美国的种族歧视具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林肯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但是在他的执政理念中一直认为废除黑奴制度与否必须服从于国内政治的需要。1862年8月22日，林肯在致霍勒斯·格里利的信中说：“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的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消灭奴隶制。如果任何一个奴隶也不用解放就可以拯救联邦，我愿意这样做；如果只有解放所有的奴隶才能拯救联邦，我愿意这样做；如果我必须解放一部分奴隶，留下一部分不管，才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这样做。我对奴隶制和对黑种人所做的事情，是出于我相信那将对拯救联邦有利；有些事我之所以克制不去做，也是因为我不相信那样做会有助于拯救联邦。”美国的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200多年历史积累下来的。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族裔冲突和对社会平等问题的不满，造成国内社会矛盾不断被触发，而“弗格森事件”仅仅是个案。黑人是美国除了白人之外最重要的族群。从美国法律体系等表征上看，黑人与白人在选举、就业、受教育等权利上是平等的，但是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平等。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造成了黑人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同时造成了双向的恶性循环——美国社会整体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群体逐渐陷入“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陷阱中。

2013年4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2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国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美国劳工部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0月，白人失业率为7.0%，非洲裔失业率为14.3%，拉丁裔的失业率则为10.0%。2012年，纽约市约有50%的黑人处于失业状态，这些人失业后平均需要花上一年时间才能找到新工作。2013年1月14日，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M·布洛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实现种族和谐的愿望正在破产。对黑皮肤的根本性歧视——这一奴隶制度的支柱却依然顽固存在”。

美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种族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解决美国的种族问题方面，尤其引人关注的是美国当前的移民改革。移民改革一直是美国社会热点议题，也是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内最受瞩目的施政重点之一。2014年11月20日，奥巴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一系列行政命令推行移民改革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数百万非法移民将免于被遣返，对他们下一代的帮助也将得到扩大。奥巴马在演讲中称，200多年来美国欢迎移民的传统为其创造了巨大优势，使美国保持年轻、充满活力和锐意进取，但现在美国的移民制度已经破碎，是该进行修复的时候了。

然而，正如福克斯新闻2014年11月21日撰文所称，奥巴马此举伤害了他最忠实的支持者，即美国黑人群体。文章指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目前美国有将近1140万非法移民，奥巴马即将颁布的行政命令将使约500万人受益。这就意味着，有数百万人将和低收入的美国黑人尤其是那些为了实现美国梦、摆脱贫困而努力工作的黑人抢饭碗。即使低收入的美国黑人能保住工作，也会因竞争加剧而增加收入无望。这无疑会使美国黑人的社会境遇雪上加霜，毕竟在美国，非洲裔移民与拉丁裔、亚裔移民相比向上发展的空间和改善生活的机会更少。更何况，美国社会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割裂印记。

在维护弱势族群权利与吸引人才加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美国面临着多难选择，其间掺杂着各方的利益博弈与美国国内两党的政治对立，更加使美国的种族及衍生的移民问题复杂化，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奥巴马政府及其后续的执政者将面临巨大压力和两难困境。